

# 邱学士与《周易讲义》

孙玉蓉

乡贤陈哲甫(1867—1948)生平喜读《周易》,更喜研究《周易》。

1932年,乡先达李廷玉(1869—1952,字实忱)组设天津国学研究社,延聘名宿讲解诸经。此为“全公益的‘名家讲坛’”,专“为那些上不起大学的人们提供一个免费修习中国古典文化的场所。本着‘发挥旧时文化,振兴民族精神’的宗旨”,为“中学以上或年在十六岁以上,文理通顺”的青年人业余进修,提供了便利。陈哲甫即应邀讲授《周易》,并随堂发给学生油印讲义,后因故离去,课程终止。那时有一位听课的邮政局职员、藏书家邱学士(字伯唐),回忆“当时之讲义,仅及绪论诸篇,且畸零篇章未易齐全,至诸卦则更未梦见也”。

1934年2月初,陈哲甫完成了《周易讲义》的编撰工作。文稿以小楷书写在素面宣纸与朱丝栏笺纸上,封皮为普通包装纸,左侧手书“周易讲义稿本”,右侧偏下题“天津陈哲甫先生著”,手工线装,十分简陋,这便是他完整的《周易讲义》手稿。他从事《周易》研究,开宗明义便说:“《易》理本不高,被人说高了。《易》理本不深,被人说深了。系辞明明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那么,《易》是最易解的,后人反看成难了。《易》是最简单的,后人反看成繁了。”他认为这种故弄艰深的毛病,全是因知识不够,以为周文王一定不会说浅显的话,“故此凭自己的聪明,借列圣的招牌,七零八

糟,说得人如坠云雾,连自己亦迷了方向,一代不如一代,越说越远,居然把个《易》的道理,说成一部天书,不可测度的了。”他要厘清人们的认知,还《周易》易懂易解的本来面目。

1936年秋,结束数十年的教学生涯后,陈哲甫去南京看望长女。抗战爆发后,他被困在南方,后由六女护送,辗转从南京退汉口、湘西至重庆,从此客居在重庆郊外的冯玉祥家,教家塾。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是陈哲甫早年的学生。直至1947年春,陈哲甫才得以乘飞机回到天津。同年夏,因门弟子之请,他组设了丁亥周易研究社,于闲暇中为生徒讲授《周易》。此时,他的《周易讲义》手稿就是必备的教材了,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同年9月,他的这部手稿,却出现在法租界的一个故物摊上,被听过课的邱学士发现了,他说:“初以议价未妥而罢。越三日始购得之,是书名曰《周易讲义》,见于末尾题志,自署‘六十八叟陈哲甫书于纳晴曦轩’,盖吾津人所著书也。”邱学士很有文化远见,他说:“今得此册,不仅可以窥其全豹,且喜吾于乡人著述又搜存一种,将来续修津志经部,似可增补一家也。”1947年9月15日,邱学士记下淘书经过以及该书的学术价值,自署“同里后学邱学士志”,文末钤有他的白文名章。此题跋粘在《周易讲义》卷末的空白页上,留下了邱学士慧眼识珠的感人故事。此时距离1948年4月3日陈

哲甫去世,尚有半年多时间。这部手稿为何会在陈哲甫生前就流落到故物摊上了,令人费解。

天津解放后,《周易讲义》手稿没有派上用场。邱学士“续修津志经部”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后来,《周易讲义》手稿流散到了古旧书店,手稿的封底左上角,贴着“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籍门市部”的小标签,天津图书馆的采编人员以“定价四元”购藏了这册手稿,并在卷首右下方,钤有“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书”朱文长方形印章。“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是本市解放后的图书馆名称。

《周易讲义》手稿一度

从藏书家处流散,原因复杂。而据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王国香最新研究发现,目前,邱学士的多种珍秘藏书都已纳入图书馆的公藏,且多为孤本。其中,他在四部乡邦文献上的手书题跋,均写于1962年,说明那时他珍爱的藏书仍然完好无损。

《周易讲义》手稿两次易主,都遇到了赏识、珍惜它的有识之士,使其免遭于难,这是它的幸运,更是它的价值所在。2024年,是《周易讲义》手稿成书、存世90周年,也是藏书家、学术界的有心人邱学士远行55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津门藏书家邱学士先生。

## 周栻宦津

吴裕成

周栻字敬之,号未庵,浙江诸暨县人,清道光六年(1826)进士。即用知县签分直隶,第二年冬任南官县令,转年调玉田,道光十年(1830)冬复任南官知县。任上撰写《南官劝捐义谷义仓碑记》,将捐施者姓名镌刻于石。还完成了县志的重修。

道光十二年(1832),周栻任天津知县,坐衙治事未及一年,因故离去。留下不错的口碑,清代县志将其纳入《名宦》:“清正廉明,折狱如神,土棍敛迹。绅民献额‘两月而治’。”四个字“清正廉明”,实在是很高的评价——清廉不贪,方有正气、方能明辨。古代县官又掌司法。廉洁方正,再加上问案判案有决断,如此一来,气场既强,便有震慑,一时间“土棍敛迹”。上任两个月而气象一新,津城百姓送了一块匾。

说起来,周栻确实是个挺有讲头的人物。修皇陵,看风水,道光十年四月初三日奏折去。留下不错的口碑,清代县志将其纳入《名宦》:“清正廉明,折狱如神,土棍敛迹。绅民献额‘两月而治’。”四个字“清正廉明”,实在是

高的评价——清廉不贪,方有正气、方能明辨。古代县官又掌司法。廉洁方正,再加上问案判案有决断,如此一来,气场既强,便有震慑,一时间“土棍敛迹”。上任两个月而气象一新,津城百姓送了一块匾。

说起来,周栻确实是个挺有讲头的人物。修皇陵,看风水,道光十年四月初三日奏折去。留下不错的口碑,清代县志将其纳入《名宦》:“清正廉明,折狱如神,土棍敛迹。绅民献额‘两月而治’。”四个字“清正廉明”,实在是

## 修脚侍从

曲振明

修脚是民间传统修脚技艺,上海人称为“扞脚”,四川人称为“刮脚”。早年间,天津的修脚匠多集中在澡堂内,如玉清池、华清池皆有此项服务。由于有的修脚匠还擅长治一些脚病,有联云:“得你妙技刀快割,有君不愁脚难行”,甚至还有“修脚侍从”的故事披露于报章。

于学忠自幼随父从军,后人通州速成随营学堂,逐步成为北洋军将领。由于长期在湖北驻防,感染湿气,患有脚气之疾。“每一发作,辄痒彻五中,不若

姑耐”,故经常请修脚匠为之调理。于氏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后投奔奉军。1931年,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来到天津。一天晚上,他与朋友来到法租界龙泉澡堂沐浴。洗浴后,请人修脚。修脚匠陈既康为业中名手,既知于氏为司令,特献殷勤,使出平生之绝技,出手轻,下刀稳,修得干净。于氏“顿觉宿疾若失,脚轻腿健,大呼痛快”,随即赏给五十大洋。陈氏惊喜之余,唯恐于氏不常驻天津,后托人说项,成为于司令的修脚侍从。

## 老城里的童趣

张建文并撰

早些年,在发型方面,女孩子多数梳小辫儿,除了买头绳、发卡之外,在头发上几乎不怎么花钱。男孩子则“不受待见”,家长总会说:“秃小子要嘛好!”凡是胡同里会理发的,也会先拿邻居家的男孩子练手。以后生活条件好些了,孩子才有机会去街头的简易理发店理发。说是理发店,其实就是胡同口摆上一把椅子,墙上挂几件工具,头顶上方罩块苫布而



已。幼儿理发时,妈妈通常都会把孩子抱在怀里,理发师傅则站在母子俩身边完成操作。儿童理发,有时还需要在椅子上架一块木板来垫高。天暖和时,有的孩子理发完,会直接去找水管子冲凉。

模型组装。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革命烈士李侠用无线电发送情报英勇献身的故事引起很大反响。少年宫为此举办了无线电报训练班,我积极报名参加学习摩尔斯电报发报方法。

我上五年级时,天津少儿图书馆在文庙(又称孔庙)开馆了。这个图书馆离我家和学校都不太远。记得那天早上,天气晴朗,我和两个同学沿着东马路一路小跑,来到天津文庙,办理借书证。眼前这个大院子宽阔而又冷清,残存的一些建筑都已破旧不堪,过洋池、小石桥,最里面的一所大殿房舍就是少儿图书馆。馆内借阅室并不大,后面是书库,图书管理员阿姨见我们脸上冒汗的样子和藹地说:“小朋友别着急,很快就能办好。”当我拿到借书证,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以后看课外书再也不用东找西借了。那时新书和期刊

都很少,阅览室人不多,少儿读物只有《少年文艺》《小朋友》等两三种。每次去图书馆,我都是还书借书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初中毕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相继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当代长篇小说,如《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创业史》等。人们争相传看,一时洛阳纸贵,热门书更难借到。我就是在这时,通过少儿图书馆的窗口读到其中一些长篇力作。《红岩》中的江姐、《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等主人公,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还看了杨朔的《雪浪花》、秦牧的《艺海拾贝》、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散文集。这些书不仅培养了我的文学爱好,书中的英雄人物更令我感动。他们深深影响了一个少年的人生观,让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阔步前行。

## 鱼乐图

章用秀

司马钟,字子英,号秀谷,又号绣鹤,清嘉道时南京人,曾官直隶河工州判。司马钟寓津时久,在天津创作了许多佳作,为天津乃至北方花鸟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笔者藏有一幅司马钟的《鱼乐图》,描绘了鲤鱼在水中自由游弋的情景。但见各种各样的水草簇生,形状如杂树,枝丫伸展,数条鲤鱼摇尾舞鳍,或横向游来,或翻身滚动。水底世界,静谧而充满情趣。画家以工整细腻

的笔墨刻画大小鲤鱼,真实地表现了鱼的鳞、尾、鳍等微小部位。且特别注意鱼身光感的体现,所绘鱼鳞闪烁,并有在水中的质感,堪称此类题材的杰作。画的左上题写“我当放念游江湖,喜从钓叟观真鱼”等诗句,更增加了作品的意境。

据称,津人王莲品以人品高洁为司马钟所倾慕,而司马钟的豪气与才情也为莲品先生所重,二人终日在一起切磋艺术,谈诗论画,诗酒相和。司马钟曾在北门里府署街的王莲品家中住了许多年,其作品颇为天津人所喜爱并珍藏。



## 故事天津

### 东马路的少年时光

许新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住东北角大胡同旁的一个小胡同里,门口紧邻五岔路口,交通便利,市井繁华。往东去,与短窄的大胡同相连的那条大道就是东马路。老城厢环城四条路要数东马路最宽敞整齐,正兴德茶庄、官银号大楼相对而立,沿途的五和商场、东马路邮电局、少年宫等无不历史悠久。

当年,我在海河畔的大胡同小学上学,常去东马路一带活动玩耍。我跟母亲去五和商场买东西,见这三层店面的大楼卖服装棉布、日用百货、灯泡电器、鞋帽袜子等货物。它应该是当时东北角一带最大的百货商场。印象最深的是逢年过节要买布做衣服时,二楼的布匹柜台

最热闹,各种花色图案的布轴或排插摆着,老大娘、小媳妇挤得满满的,纷纷挑选着布料。上方空中的铁丝线夹着票据钱款的夹子,在收银台与柜台间穿梭往来,更增添了忙碌。后来,商场增加了文具专柜,我的笔记本、算术本、铅笔、橡皮等都是从这儿买的。

上三年级时,我被选为少先队大队学习委员,参加校外活动多起来,东马路的少年宫是经常去的地方。我记得辅导员郭老师领我们大队委去观摩少年宫组织的学生课外活动。我看到大楼里好多小朋友在学习朗诵、舞蹈、唱歌、绘画等,很是羡慕。之后,我加入少年宫航模小组,学会了飞机、轮船的